簡易方集 卷五

簡易文集卷之五 目錄

槐院文錄

簡易文集卷之五

槐院文錄

咨回宋經略 應昌 癸巳

朝鮮國王准來咨爲 天討方張平壤已復合行宣諭國王督發軍民防守以廣 皇仁以昭大義事云云准此當職爲照文星壓將海氛就消凡是嚴程之載驅爲急敝邦之陸沉誠繄 上恩亦知私感音塵時被光氣即温何敢云愛蓋深起敬仰旆旋之伊邇覩鳳凰之猶阻懸若異時愧在不覿雖蒙諭以進

京方且行而守歧茲許一會乃期數日似非始望曷勝傾翹矧今歸賊仍擾我邊罷兵留兵之已議存國亡國之無幾再阽斯痛寧復可幸時焉戰心形諸緒言庶其竟紓拯濟容有親與咨慶悲喜抆淚激昂舉顏謹唯進退惟擬拔挹姑敢以報為此合行移咨

咨李提督 如松

云云當職為照貴府奉將 天威遠赴人急措顧之間三都已復不唯勝在兵先算非人窺其存亡之義舉生死之仁施固已聲光宇

宙邈絶古今而且隱念小邦無力以柔其後
申整虎旅渡江而南千里及嶺必勦餘賊雖
不敢私以為恩蓋將無毫髮遺憾當職與臣
民莫圖所以報謝惟竊仰仁人君子用心之
弘為德之竟將脾脩蛇於裔壤剗奔鯨於東
溟非不為而何不能指日以竢露布茲者旌
旗暫駐道路疑言以我人猶不奉曉於商量
宜彼賊更復假息而執迷或虛喝添援或傍
竊縱掠兇謀百出狡狀萬端慶尚一道巢窟
自如全羅忠清脣齒不保當職聞此叩心泣

血切以蒙荷 皇靈無國有國今日憂懼有
加於前除已督遣將吏或水或陸整搠所領
派進計已畢到聽候於軍前雖誠綿劣不足
於用倘與指揮足助掎角糧餉四萬餘石亦
已調發運到接濟大兵苟可無匱外惟冀以
此時再申風雷之令期蕩海徼之氛則已殘
之寇何有於殲已成之功何有於究乎當職
既不能身執鋭為大軍先驅而唯日嘵嘵於
貴府而不知止者誠以貴府必能盡仁義於
不報之地以稱 聖天子威愛之所在而區

匡宗社幽明之深讎極痛可幸賴以討雪焉
耳寧復憚煩於仁人君子之前也哉情隘辭
蹙言不暇擇亦不暇殫惟貴府卒矜而亟圖
之云云

帖劉貟外 黃裳

小邦喪敗之極得有今日三都已復諸路稍
定寔荷 皇上威靈亦緊貴部仁義生死存
亡曷形感戴第以殘寇猶屯南壤蛇豕之食
未盡吐鯨鯢之戮未果施而 天兵已議撤
回則後患豈在異日復將何恃惟有吞聲且

賊稱東萊釜山曾係讓割之地是何退據忽
有此言夫以限隔重須推與祖先舊疆雖甚
愚悍斷無是理方來犯之初戰殺本處將吏
乃得以入則可明其非有暨乞貢之時只言
還歸伊國未始及此則可驗其變詐今乃仍
容罪守見謂無事掃蕩即恐兇狡幸其計行
不獨小邦之痛抑亦大軍之羞倘希動念毋
爽始圖
帖文主事
下邦有急上輟郎星飛輓攸濟驅馳是勞自

春迄夏慼愧浹心何敢忘禮兵戈不遑候問
闕然于今有日雖在包容切知罪慢茲專賤
价以布區區

咨回宋經略

云云唯此當職爲照貴部體一視之仁敦
拯患之義指筭得宜旗鼓如親茲既化亡爲
存復將必善其後爲之咨度如於家人感激
曷喻唯有滂淚第以撤兵會當有時而不待
賊殄則爲遽留兵何啻副願而不干賊路則
似左不唯 聖上恩旨未擬如是寧有大人

猷爲小衰而欻捧檄乃爾不覺墜䐉徐思其
由則彼賊釜山之言得行於我幕之下也盖
小邦之有釜山非别自爲地面兟東萊府治
南二十一里直連陸海岸上設置要鎭有僉
節制使以專禦暴客其與日本乃隔鯨波數
千里之遠非壤地甚明東萊未曾棄釜山無
可割我則雖至愚愞伊則雖至强貪何故要
取何故推與方伊來犯之初府使宋象賢僉
使鄭撥皆戰死府若鎭兵民三四萬盡屠殺
而後得入則足見其非有此於上年奏咨中

已具者也曁伊乞貢之時對沈遊擊說不及
原有釜山直以還歸日本為言則又驗其變
詐此尤非小邦所得誣也至於界碑之云復
欲何等搆据善山以南人皆歸倭聞其被擄
則有言亦張皇可異反覆不情固伊常性乃
肆虛妄至此而甚展轉聽聞或疑其然故認
是地近日本而廣其天險嵐瘴於是有撤兵
之議無事釜山等地則以為已在自棄之封
疆何庸更勤 王師也於是議留兵之所乃
於平安界內則以為人所不習之南土未宜

久處大軍也夫關嶺之西南懸絶實小邦之
天涯地角且以封豕長蛇之毒無有長江巨
海之限然欲内恃聲援外防侵噬難矣不極
于亡其何能日設令元戎區畫偶爾出此如
是小邦危悶不免煩陳矧伊兇狡幸其計行
其可痛於受侮豈專在於下情未或察之爲
耳察則不容但已蒙欲鄭趙二位仍留居中
畫謀委曲周至蔑以加矣顧其各起之兵已
有原領之將卽事體之猥重與號令之牽掣
慮或在玆願非所及就如船糧等事小邦裒

敗之國力雖未至心豈自忽已令全羅左右
慶尚右等道水軍節度使等官李舜臣等整
完戰船二百餘隻其他脚船龜船不在數內
裝載火器兵粮下海爲緣彼賊屯伏在於熊
川等地不得前進釜山浦口見於巨濟縣見
乃梁洋內停泊又令全羅巡察使等官權慄
等調撥粮餉米豆總四萬石派入嶺南要路
爲緣歸賊散漫不得以時前進節得本官及
接伴使韓應寅等狀啓稱已陸續運到其軍
兵之數則各該水軍節度使所領幾二萬名

巡察使防禦使兵馬節度使等官所領節續
徵抄爲慮羅究務精而不要多時未啓到見
數大約亦可三萬餘名倘於此時暫煩籌過
星大勒移風雷傳令川浙奮拔以前大軍壓
重其後小邦水陸之伍與備掎角之末則已
蹙之寇何有於殲巳伸之威何有於完哉自
後逋孽雖復生心既失陸據所短水戰以借
留滿萬之砲手而協同兩南之舟師攔截海
口有犯必殺得保數年無事以訖荷賴 皇
靈又後小邦上下自力薪膽之餘庶再肇基

業永修職貢矣焉有此外別稟良圖且彼賊當其乞哀具有約條而去城之日期屢改沿路之劫掠如初不還被擄之臣子不肯下海而回巢及乎情見詐窮却又詭言據地盖始終而一態何疑信之足云小邦若因此屢屈當職復何以生為所為叩心瀝血而不能自止者也痛填于中言不知裁云云

帖李提督

時丁暑雨神相起居嶺路初回懼節宣之或爽海氛餘惡知籌度之尚勤末由躬候徒切

心懸陪臣鄭崑壽替韓應寅前進附玆將敬
奏請兵 使臣黃璡也議改不用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　奏爲懇乞　皇恩命
寢撤回大兵更圖必殲倭賊事臣竊念臣以
庸品謬膺　天寵纘祖先而主民社持守亡
狀自絕其祿方且沾　大平之波及席緒業
以無事雖不忘暴客之戒粗足防竊發則已
以我無與交惡亦不虞其大至而乃日本稔
毒一朝稱亂其徒醜則殆悉諸島而來其繕
鍊則寔殫數紀之力猝然而加有此不支八

路被其布漫三京爲所屯結臣之一身不克
死守於五廟之下況言區區將吏之失職乎
以臣之國無以自救不免上黷 天朝紆
一視之仁動萬里之征 命文武大臣相
度指麾薄平壤如擣虛則捷不移日臨漢城
而持滿則遺以蔽江此外地方稍亦次第定
矣其隨灰燼則已自丘墟可尋皆收復也其
塗鋒刃則已自跂喙猶蠢皆再生也臣於此
時荷存亡興滅之 恩幽與祖宗明與臣民
悲喜愧感靡粉不足仰荅豈復有言語文字

之可形者乎惟是西望嗚咽而已第以方歸
之賊猶在慶尙道内分占近南郡邑或去而
示如毋去者或去旋反而示如繼來者聲言
其衆則益以張盛而偵得其不然要住我疆
則說以讓割而莫辨其無據蓋其呑噬之心
未已然亦可謂末勢矣小邦近比過戰告功
不復似昔交鋒之難然非歷以 天兵則未
堪大舉小邦舟師頗令整搠倏便亦是乘伊
水戰之短然非資以神砲則難必萬全此正
臣卒藉 威靈畢蒙 拯濟於 天地父母

之日也玆者乃聞元戎議撤大營離慶尙而
回漢城若暫有爲而然然不能保其不仍而
西也其伸縮進退機秘算妙則不容於人窺
勢非遙度事有未可則必嘗以 上聞臣何
敢揣而言獨臣與國人惝怳然若震風凌雨
之中帲幪忽去横舟陽侯之波工師忽去橺
然以待死亡之無日也以臣愚戇今此之後
不容但已者蓋有三焉伊賊反覆多詐罔其
常性至對 天將敢行欺謾方其乞哀要貢
非不明有約條而去城則屢遷期日沿途則

更恣劫掠不還被擄之臣子不肯下海而回
巢是誰欺者非欺　天乎向如不煩　天討
則已討而乞哀縱而肆欺豈應不復致討一
也伊國匪命于　朝奪攘相代為惡貫盈乃
滋猖獗與無故之金華代奉職之鄰藩斯既
天威之不畏及乎　問罪而愈狠將臣先曾
祖康靖王先祖恭僖王等墓發掘其坟藏焚
毁其體骴不唯小邦之深讎夫亦天下之大
惡見師之出為誅暴亂伊豈在所可捨二也
不知壞土經伊焚蕩唯有全羅一路差完伊

雖退步此其柔順全羅之與慶尚號為兩南
相接特以猶存扼制不得輒逞橫突若大兵
離遠則兩南併陷兩南既陷則國其餘幾遂
恐下無以復自植立上無以永為藩蔽而再
勤 聖慈之東顧是臣所為仰天而隕心抑
以 王者之師救外服之難舉出非常事乃
不競則毋乃驕賊之心以為力有所窮乎緣
小邦而損 大威罪則有在壯中夏而杜外
侮計則關重如遽罷兵不審如何三也伏惟
聖明察臣愚懇申 命司馬行著原遣軍將

毋得撤回再整馬兵砲手而南協同小邦水
陸之卒期以齊奮而薄伐必使片帆之不還
及至奏凱之日更隷借留之兵如兩浙釁起
領用原將而限以數年防其後患則小邦之
賴 寵靈無復不全於一毫 上國之伸威
武無復不競於萬世矣喪邦之臣未辦一死
累有陳瀆乃至於此每發一言涕汗交迸不
勝懇迫兢營之至為此謹具奏聞

帖劉員外來詩謝笋橋

披霧覩晴百朋已錫投不報珮七字乃形奉

以諷嘆感于比興恭惟高義卽此委芳播則絃歌飾之巾衍兵戈少定從事於斯區區布玆以見拜賜

帖劉貟外 謝来帖弁詩扇

非敢爲詞意意是宣有酬如響恨恨彌勤天命人心關失得之幾猛士利兵急戰守之備雖方自勉焉斯教所不及剳上用稽疑貽玆揭示所詩以言志穆若清風夫何顚沛得此琛重適遵路歧莫由趨詣專係拜辱想惟恕亮

帖李提督 謝文紗

基圖一喪星歲仍移行以燠寒處維暴露婦功俱廢祭服莫供遑及裘葛之換爲宜時便體乎惟我大人恩既著於倒懸是解念又推於當暑欲淸四色輕紗千金重貺付之房帷則興悲於絺綌臨以刀尺則卻眩於淪漪終是強披光華賴脫垢汚至於儘蒙弄造不敢改爲願謝無言矧玆微禮專係達誠秖增感愧

帖劉總兵 綎麾下有逢刺客者

一兩徂夏三庚跨秋天東征旆又滯嶠南上
雖銜於 嚴命下豈離於媿懷茲因行言乃
有駭聽變或生於所忽者當在於與同區區
之慮愈不可勝輒馳專价恭問起居

帖李提督

事有所未定情有所未安每輒干瀆惟深愧
懼蓋小邦欽蒙 皇上陛下憐愍其覆亡必
欲為之解倒懸而拯民水火之中震爲動方
内之兵不以遠調為難惟其精銳至捐金布
運芻粟以濟其匱急於天下之力不啻萬分

一費矣誠　天地父母之為心誅暴止亂之
為期我大人以兼資文武不世出之勇略而
推轂是膺焉一捷俾威而非快萬全持重而
非遲將必前功毋棄而後　命有辭豈肯但
已也哉第以窮蹙之心而疑惑易生似承風
旨尚或信然於狡賊乞哀之一端則不幸甚
焉方賊之乞哀也約條具有期日具有一
而不違背者耶玆固高明之所照伊獨謂
天兵必不終留小邦兵粮必不繼姑為是退
也而斂機毒以俟然為日稍久則已不能毋

動是其憑陵之志未始暫已也若見謂小邦
屢勦零賊之故激彼之怒而然則寃又甚焉
小邦之人曷嘗卽賊窟穴擒斬得賊耶皆賊
甘心刼掠歸不順路四散無忌以遇警備者
下手然亦喪我千百得伊一二耳况賊將出
城之時非唯不悛禍心而又甚之如兩先墓
之變不忍具言其在小邦以有血氣者孰不
痛不共戴而小小勦殺復欲禁之耶且以目
今言之賊方去梁山以下而合勢於咸安之
間進薄晉州仍圖湖南其鋒張甚甚於入寇

之始而却有其將隨沈遊擊回到漱城以請
通貢於軍前者夫大軍救我之師也攻其所
救愈力而汲汲於納款此又何等事情也昔
晉欲求成於秦而伐其與國崇則秦伐晉以
報之春秋書侵以惡晉書伐以與秦而傳者
曰世豈有欲求成於强國而侵其所與可以
得成者乎晉固以是不能得之於秦而今賊
乃欲以是得之於 王師耶秦固有以應乎
晉者而今 王師乃無以應乎賊也耶就聞
見諭陪臣我 自有處置且曰 朝廷亦不准

倭奴入貢其詞嚴而義正不容復有所憂於
明裁而區區言及之耳但賊勢之更急如彼
請貢之無謂如此今日之事惟有協議急擊
而已劉吳之兵自嶺南而前宋駱之軍自湖
南而會湖南兵食之實尚優他道嶺南官義
之徒可且數萬晉州之城險南原之城固咸
陽雲峯之界阨塞天設用以進戰退守相機
而制則賊衆雖多徒用短兵鳥銃不足以抵
當 中國之神砲小邦之勁箭此正不可已
之舉而不可失之時也非但小邦憤於讎賊

未殄患於再阽必亡抑以 天王之師明受
其欺侮而不卒其討正視其氣之益惡遽爾
斂威而歸則其於舉措何如也幸惟亟圖之

洛回宋經略

云云為照貴府銜 命師征運心機變措顧
收勝笑談解紛存亡國於目前選留兵於事
後 上聞既悉垂誨又殷處存鉄需詢及協
濟此誠仁人君子之用意施為出於尋常萬
萬也捧以感激謝非言宣第今賊勢復張晋
州告陷百戰義勇屠於此矣四鄰調輸盡於

此矣慶尚之完城早矣全羅之要塞空矣隨
又蕩然將何能國況伊張說要界漢江對
下援焚溺之兵遑寧裂山河之志豈專侮弱
匪畏于 天蓋伊詐和之難憑至此而益驗
矣其在今日必蒙元戎統率各軍齊驅南下
庶或可以遏截而勦殺乃無損威而全孑遺
矣猶豫留時事不可救雖有些餘儲峙不弁
爲賊資聊惟是冀紓三思務體 一怒而已
抑如請留兵將初擬須賊略平今揀若干其
奚以守至於查議接食安所有皮傳毛未暇

具詳姑先此報

為使臣呈禮兵部書擬奏請使黄進呈之而行不逹

云云小邦不祿兇賊再逞慶尚之巨藩惟晉州尚完而今者陷矣全羅之要塞亦惟晉州相倚為固而今者披矣朝夕全羅不保而任其充斥其禍不啻如上年而已蓋在上年則全羅一路及忠清之右猶不併入於蛇豕之牙吻粗足物力以 根本兵食焉耳某某等未去國時見其勢之必亡今復不知何如也 寡君馳某等齎奏告急則具奏獨以身遠言深

有所不敢於 天威之下者某等不以生還
爲辜安可畏罪不陳於大部乎夫和之一說
誤天下事古矣况茲倭賊反覆多詐一種情
性四裔所獨和出於口而毒壬於心初非毫
髮可信者也賊酋世其惡逆不奉正朔秀吉
又弑其君而代其位惟強戾之爲特伐無罪
之鄰邦兆於僭道之言忿於嚴詞而絕小邦
以義受禍至於此極此 聖明之所臨照也
惻然以矜赫然以怒爲之動方內之兵徭以
文武大臣而大費天下之財力亶欲征暴亂

救焚溺而必竟其天誅豈姑以示威而爲聽
和之具哉如平壤城之攻圍可謂大捷也乘
是鼓行而仍之何堅不破何鋭不摧而使漢
城之蜂屯蟻聚全其大勢而去則不幸而和
說行故也小邦即知和不可恃不待其去城
之渝期沿路之縱掠而固已了然所以寧甘
糜爛而終始不能與賊和也然而遊擊姓沈
緣何爲賊所瞞乃唱是說而主之是或其慮
見異於小邦諳委賊態之熟也暨賊退占窟
穴則創稱釜山之界碑復志吞噬則顯擬漢

水於鴻溝此皆乞和之日所未道也至是豈
宜猶爲纏繞而不覺況乃有以甚使在行之
將領或川蜀選兵之赴援晋城者數且遂焉
或小邦戎師之偵勦左道者極其僇辱焉其
所左右識不可曉方以賊將卒自隨要與通
貢于　朝直穿小邦之內并與鴨江以西上
年賊蹤所未涉者夷險堅瑕恣伊畀覘而抵
于京師無甚關隔不由寧波非其舊路爲計
復恐乖理在小邦則尤以寒心矣幸賴經略
兵部深察其非遂責以止然未保其竟不得

達也且兵者壯於必進而老於相持而況萬
里之役乎習倭之人以為急則易擾而緩則
長姦而況與之經年乎小邦喪敗之餘公私
之力以給轉輸餽餉又能免於愈久而愈痛
愈殫乎夫以大軍存亡生死仁義功施彼於
人國而和說一端亦若可以毋戰解紛而疑
惑其間至於今日為其所誤殆不可悔即小
邦其亡已矣抑為　中國竊所未喻者舉堂
堂　天王之師討無故伐國之賊而聽作講
旋背之和任割裂山河之專此等宜所以示

四夷也乎嗚呼疆舒蓼而益強則春秋惡楚滅陸渾之密邇則輕重窺周伏惟執事職內外之辨其部則云職脩攘之道心經世之意惡得忽焉於茲乎某等不敢以作何舉措為中機宜一一仰煩執事而獨陳賊情如此倘蒙容於思議轉而上聞則必以殄殲此賊為期將有後命而無餘恨小邦上下雖既胥亡而淪於泉壤庶目其得瞑而魂亦知快某等歸報不患無所矣抑塞隕越言不知裁云云

帖宋經略

小邦非獨嘗賊已熟高明之下寧有適情凡
其作去乃所以益來將欲進取則必固退據
方見挫時去猶緩師而養銳顧因勝勢退豈
無故而遂已目今陷晉之賊不即西遷于全
羅而捲回釜山蓋小邦之憂倍百其去漢城
而南下之日也告急之奏誠出於不得不陳
者慮或下執事因邊報之少紓且令毋庸煩
瀆也然則疾痛而呼父母情有所抑千里而
伸忞恙書亦不達職其死不得瞑目矣敢乞
仁諒

帖謝徐謝兩生

當職夂分二兒生爲賊中之囚死爲異域之鬼幸賴仁義曲與經營梟心尓回虎口是脫不唯當職悲感交済無以圖謝而二兒各有微命肉於既骨豈不宜追赴拜叩於行塵者抵第緣兒情惟急見親纔免羈縶自力跋涉千里以来不覺形神倍疲一展之後便即委頓欲絶復登于道未可爲期雖以父之於子盖難責以趍禮辜恩觖情何詞仰喻想惟恕諒而已別具菲薄聊申悃誠

帖吳駱宋三將 惟忠 尚志 大斌

秋高轅門動靜有相東楚之戍事異勤同采薇之還人先我後雖繫 嚴命盖緣借留將萬里於三年微小邦而奚故士無宿飽則慮未暇於言飢時及授衣則慚不能於敗敝莫躬慰謝惟踢寢興陪臣某某擬充跟隨聽俟措使因其前進布此區區别具菲微匪伊為物冀諒

為兩 王子答謝生書

書至乃審奉違以後體中不佳良苦良苦想

是嘆昔見義勇往必全徼命出入賊窟內鑠
外感久乃覺知神明扶持勿藥有喜荷戀媿
慰騈于鄙懷一路蕩殘將迎冠盖不成形模
十遇九斃乃如從者亦嘗艱辛非獨恫瘝於
受再生者之心 寡君聞即瞿然欲使有司
究治館人然且何補惟有忸怩其羈縶之
以跋涉之遠夫以孱弱之質驚魂散亡羸骸
僅存徒急歸見 君親既則委頓呻痛非不
知追趁行塵俱謁經略老爺有約有禮而不
可自力復任鞍馬恐遂辜負失信無以齒於

人道茲者其則將息旬日粗得痊復方欲起身前進而其則猶益沉綿不克措矣悚負悚負仰保恕諒而已姑此上復

咨宋經略

爲乞題送相地人負審定國都方位事該議政府狀啓臣等竊照上古建國設都不越辨方正位而胥宇卜宅益涉吉凶末流專門遂稱風水蓋察地而不能無是術猶星曆家于天五行家于人也我國開城漢城之創設亦各能相地者所定而其術殊不傳今又方書

僣亡于兵火矣國家蒙　皇上威靈與夫從戎
大臣之力得復祖宗疆土方將再奠廟社其
方位所占宜因宜革必有諏焉而不得其人
臣等計不知所出仍念以　中國之無所不
有如此等術家必多老師妙學而莫由屆致
擬合移咨經略兵部題請起發一二透解地
理人員前來與同臣等審定因革之宜相應
等因具啓據此參詳當職纘守先業亡狀上
不能享天心下不能保地險中不能得人之
爲死喪國播越禍燐無前致塵　皇上東顧

大人君子銜 命申威而後苟有今日乃欲
諏吉於宅兆蘄永於天祿非所敢出於口而
臣僚之言若有考据援以事體亦非一時所
得苟簡須爲查照議啓內事理庶紓無所不
用其極之盛意就便聞奏施行不勝幸甚爲
此合行

咨回宋經略

云云准此當職爲照小邦其亡矣或者復存
乎邦人既骨矣或者再肉乎盖遇貴部將
天之威體 上之仁既能弭禍於目前復極

紆籌於善後今欲當職親子往蘆戎行整飭機務收撫衆情必當親切可冀實益誠尋常識慮所不到之盛誨也況兼 天朝將領暴露征戎覊贖愁思小邦之故當職亦有不能共嘗辛苦之恨豈敢以愛子之心難於遣去而不克唯命是顧玆有息粵自上年跋涉睽離衝冒瘴濕浸淫成疾本年夏秋之間又患咽喉瘇痛多用鍼藥危然後蘇而元氣猶敗羸弱不可忍視强以遠行勢所難能欲俟痊可便令起程第以未即奉教爲負至意而莫

形愧懼也就如來諭困心衡慮等語尤小邦
今日對證之藥石敢不復圭書紳而戒及蒙
幼乎幸甚幸甚云云

奏謝 恩 改黃進攝撫而行亦不遂

謹 奏爲游彼 皇恩續申謝悃事臣竊念
我 皇上哀矜小邦再 賜生成如天地之
於玉穀也乃箇乃秀乃實是一箇氣之活而
非即箇認活即秀認活即實認活不足以認
天地之不息然思夫所爲活則具穲蓑之理
也如父母之於赤子也乳焉哺焉食焉是一

箇性之愛而非乳亦知愛哺亦知愛食亦知
愛不足以知父母之爲至然思夫所以全愛
則惟疾害之是去也此臣節節認仁曲曲
知 恩終始思惟 威靈罔以圖報而區區
形謝至于再三者也蓋平壤之克則回息於
絶命漢城之收則復肉於旣骨而八路隨定
則四體稍完寔由經略提督兩大臣體奉
皇上旨意無一毫不盡故也然此係臣先已
具陳不敢復贅間者賊雖懾於大軍遂爾退
遁而不已沿路之掠不爲下洋之計仍又從

釜山而悉鋭簿晉州而屠陷唇齒之勢全羅
寒矣邦人震驚乃甚於初於是兩大臣更勤
策應亦設方便機秘運妙有難窺知而俄頃
之間盖已使之收鋒斂於右轉守壘屯於左
徼將所擒二賊息遂回即兇酋受約束明矣
緣小邦蕩殘不克多具兵粮協助大軍以自
快於討賊復讎之心而大軍持重所貴相便
和戰務全小邦為無負於救焚拯溺之義今
且為之經營善後之圖斟酌留守之兵以萬
數千為數而川浙者居多其該將領則劉綎

吳惟忠駱尚志戚金宋大斌諸人也此皆前
日已試之勝兵邦人所慕之賢將而得之誠
足以壯虎豹在山之威絶鯨鯢出海之患臣
既不能粉骨糜軀以謝　皇上之賜而恨又
不能刳肝瀝血以列兩大臣叶心諸將頌用
命之狀于　軒陛之下也臣誠惶誠恐方申
謝之不暇而復有哀籲焉賊之於小邦之人
猶蛇虺也蛇虺不可與同穴猶豺狼也豺狼
不可與共闌茲乃仍在慶尚沿海者其多不
知其幾節據陪臣都體察使柳成隆啓稱大

抵賊勢以東萊釜山為其腹肚以蔚山機張
金海昌原為首尾而以梁山密陽為腰脊續
據各該邊吏啓稱所在賊衆雖不離遠間出
焚掠兼刈早稻又稱賊或駕船過海以百為
羣部又裝船來泊不記其數往返無常未有
了期就查前此邊臣探聽之報并議臣參詳
之說或賊創言小邦曾割釜山與伊要誑
天將而其志則不止於釜山也或賊張言裂
地將以漢江為限餘讓 中朝而其志則不
止於漢江也或又言秀吉顯有占小邦為巢

窩之志其果兇慘而無復畏忌矣及是臣有
憂慮蓋有二焉賊姑退屯陽爲覬欵以緩大
軍而候其播回乃更逞毒一也賊知秋稻早
稀晩稠今獨近取而俟其盛熟大肆搶刈二
也然則雖有分留之救兵無柰大勢之難禦
剪盡黎民之所天不再血刃而靡遺即小邦
之覆亡已匪暇惜而自臣祖先世爲藩蔽於
海隅至于臣身而遂撤以壓 皇上東顧此
臣所深痛也如請兵請粮至此而猥甚在臣
不敢惟伏仰望 天地父母幸或有以卒施

仁恩而畢伸　威靈而已臣無任感激兢營
之至為此謹具
為使臣呈禮兵部書冬至使許晉之行
云云某等竊照日本一種在於東海之中卵
育浸繁窟穴浸廣不奉　中國之正朔自相
奪攘而君長以殺伐為能事以劫掠為生理
捷於操舟凌其鯨波以為東南邊吏患雖或
要通朝貢而輒形詐謾見絶於　中國蓋久
矣況小邦傳海而國與之相望彼伊侵欺萬
狀惟或隄防是謹豈能一日毋戒哉然二百

年狃於 大平之波及亦自以無與交惡為
足以備其竊發者而已誠不虞大勢來加有
如上年也八路幾於莽食三都乃其堅據
祖宗之基業百萬之生靈蕩焉於鋒燄矣
寡君自惟受 天子之命以有國國亡宜亦
聽命焉而以不能自決於死所守之義而
載 宗社之主遵疆土之濵以兢 父母之
孔邇者也即蒙 皇上陛下軫一視之仁震
一怒之威為之調兵馬發財粟先後動皆累萬
推轂文武大臣而莅之雖以天下之力非為

夫哀無罪之國必存於既亡而兇賊之必殄焉則不如是其費也而可謂莫大之舉矣肆二大臣亦惟欲稱 上旨諸將領皆用命如平壤城之全勝自有兵戈以來所罕聞也而開城者棄之潛遁漢城者渡道而下諸路之壘也皆空誠以風不一必且再雷不再必且三而餘烈之所為讐如此豈不偉哉然而虎未盡牛非忘肉也彼固為退屏之形而猶夫屯留之計於是陽若汲汲於乞哀覬款無非所為緩師勿逐而已故聲勢稍遠則不果

蟄於釜山而進屠晋州謦援復逼則郣又毋
西兵而還　王子夫和之一說爲若可以不
戰解紛而主此者不覺爲賊所脇轉又誤夫
仁人君子之聽方　王子得還而大營亦撤
矣彼其越海道數千里入人之國冊窮寒暑
亦既退屛矣而不以回巢爲意蔦令止於釜
山者猶其非我族類處我疆埸爲可患也況
并府郡縣凡八邑之地而瀰漫自如或益設
城柵以爲固或若下洋而復来泊其繼以粮
械者不已彼且多爲變服竊探即大營撤回

之後長驅席捲之禍不朝即夕自踐石者皆
揣知之就蒙分留川淅等兵若干盖 朝廷
所爲准 寡君之請而二大臣之紆籌善後
至於爲添其數其幸賴何量然初擬賊去之
後可恃毋恐而以當夫今日據八邑者仍遂
再逞之勢則必不啻其不足也 寡君雖方
荷 天之靈得入故京循 玉廟之丘墟繞
二塋之灰燼淺哀痛而展省慰兼且撫集遺
黎緝完殘業而討賊則將如彼正猶燕巢於
幕火將及矣其與臣僚聚而謀議爲所以自

敎者以兵則死亡殆盡瘡痍未起多方收募未易具數萬之衆以粮則蕩然之餘僅拾零殘以給軍興至於踰年而已竭今年粗事農功豈能什之一二而賊之正可憂在於方穫之時又得保其爲我有耶步兵無食決非所以禦夫養鋭擣虛之賊　寡君不知死所矣豈不思再籲　聖慈以勤大舉而自以祿去于身將不能保有前　恩方內騷然未息乃復敢希冀後　命寧滅死不欲爲也其等之來適當茲會事雖不專於蹶穿義豈可忘於

瞻吾將為 寡君許於大部而可以得請則再亡之國復再興也不可得請則獨某等伏刑章耳是顧可以自已耶某等復有一說焉日本之見絕於 中國如向所列者揆以王政必誅無赦而以其伏於島嶼限以臺溟故不可以兵入也今乃起無故之戰爭賊奉職之藩服折其假途之謀犯順之計雖未必不出於恐喝小邦而播在天下之口耳者不可揜也況又對救焚拯溺之師而恣作和旋背之奸是自致于域中而孚其兇惡以速

夫討也其不容但已也審矣仰惟大部以尊
内治杜外侮為務倘或瞿然於遠人之言而
為之 上聞庶幾再廓大擧有以訖於興滅
而除兇則非獨小邦臣民重霑生死肉骨之
息而遠近懐 徳 畏 威天下幸甚某等
不勝迫切哽塞之至云云

咨回宋經歷

云云惟此當職為照失道之敗莫甚於國亡
刳心之痛亦莫甚於國亡敗至於此何事不
盬而劓至於此何事非懲也施仁之大莫加

賴存亡國無誨之般亦莫加於存亡國施及於此而誨及於此感即浹骨而忽豈容心也我就詳官兵粮料一事小邦編陋而地瘠薄人所作業不越出粟米麻絲以食焉以衣焉亦以貨焉而以法入于公亦惟是焉無有泉貝之屬流行其間故雖在平時民生常苦貧國用常苦不足獨賴祖先節儉以有京外蓄積足支三軍數年之需而今蕩於兵火翦涸上年農桑俱廢或與種與地而芟夷以盡則財穀之源殆乎絶矣大軍之行部伍於封內

蓋已移歲易時雖佐以 中國之漕輓而不能繼目前之見粮則在大人之所照察也雖兇賊未盡殄而元戎戒回略與留守非特機宜之莫窺想亦所難之在是茲又見留之兵復言艱食將領移書當職以為管粮之官故稱粮乏以要兵還其申報于貴部者當亦陸續也蒙責陪臣輩漫不經心豈不宜耶獨小邦之匱甚旣如向之所陳或有搬移接濟之便而緣牛馬夫役並極羸損運不易前以致缺少則所未免耳不然雖當職命令不行於

陪臣而陪臣各有父母妻子九死一生於賊
之鋒鏑豈以留兵併去爲幸乎萬萬無此理
然謹已申嚴各該督運及管粮陪臣等另加
動心齊事且今時屆西成早穀已登晚穀向
熟孑遺農收容有可繼之道當職豈不弁此
料理耶然且未保足以支久則在大人之所
必務恤而察其非所忽慢也自餘戒諭無非
念亂圖存之切務譬之人病特死氣息奄奄
幸覓扁鵲望之而走而救以回生之方續絕
之劑當職雖至昏庸即知見賜盛矣圭復至

論不敢負也獨內憤於力極殫外撓於警猶
緊未有一二就緒以見承教者慚悚恒悶言
不暇宣云云

答謝劉貢外

爲荷恳莫伸謝情事竊念當職持守亡狀不
能爲不可伐之國以致海島醜族盛其機毒
以來逞于我一朝翦焉其覆亡于時經略實
膺 皇上之命萬里莅征以解倒懸之急而
拯之墊溺之中三都八路次第收復所謂存
亡興滅生死肉骨之義舉仁施衣被于一邦

而其晝難運奇之秘指迷提昏之啟則當職
左知所自而爲賜者自別寔惟大人殆天所
以授大醫王於小邦絶命之日也前後文帖
之間委曲所形雖片言隻字謹皆珎重如敬
神明也玆者海氛未殄於餘惡籌設復紆前
留兵剳襜帷無遽過江則邦人猶懸慈乳忽
聞屬騎將戒衆舟是我再造僅完之山河已
出仁人君子之度外耶所恨不克躬自趨走
攀駐須臾且露區區謝悃於下塵也不勝傾
嚮瞻戀之至爲此亦有謝經略提督大略同此

咨劉總兵 綎

爲荷恳還都復有危悃事竊照小邦幸蒙
皇靈疆土幾盡收復海徼殘兇終是假息
天兵雖撤尚仍揀留況我大人　寵秩所以
進專征威名足以驅醜類使逢蒿滿目之場
有虎豹在山之勢當職得以去偏保之地覲
再恢之基微我大人緊誰之賴乜於本月朔
日進還漢城省循廟塋而少洩痛衷飭撫臣
庶而汔期有集激感知自曷形謝詞就據慶
尚左道巡察使韓孝純啓稱本道賊勢機張

縣東萊縣釜山鎭蔚山地西生浦梁山地甑
山下龍堂等處如前聚屯間或四出焚蕩搶
刈禾穀刼殺人民復於九月初五日千以爲
羣焚蕩於慶州地至將黃龍寺留貯米千餘
石幾半掠取去訖等因得此蓋以方纔收拾
於餘燼又遽震驚於毒鋒當職與臣民其不
知死所矣竊意斥候報警大營已先得之雖
仁人拯溺之本心匪待於疾呼以禽鳥傷弓
之易駭輒煩於哀鳴不勝傾荷覆道之至爲
此

帖謝咸遊擊

恭承札諭除賊之志溢於言詞雖小邦自謀殆無以加此荷幸荷幸盛惠兩色蟒緞謹亦拜領就念徵我陸沉曷為覊贖緇未改而云慚錦何安而是獲獨知寄意非曰無衣將救覆亡終令被服感在衷曲謝非言宣當職憑仗仁威得還舊邑屬聞城中之謳頌咸道部下之簡清何以得此於孑遺矧方先聲之冊及披雲之覩指日而期姑具菲儀用章愛敬幸察

奏賊情 議改不用 甲午

謹 奏為賊情事該萬曆二十二年某月
日慶尚等道某等官某等狀啓云云等因具
啓得此臣竊照賊虜小邦自始至今上勤
聖慮於數千里之外但係賊勢緊緩理宜節
續馳奏除已於上年十一月內將六月以後
賊情具本順付謝 恩陪臣金睟等聞奏外
今該前因又是本年正月以後守邊陪臣所
報走回人供稱及偵探人告說雖詳略不同
虛的難委而既係賊情不得不上 聞以備

朝廷栽處臣竊念小邦猝遇蛇豕生靈魚肉
君臣播越無以自存而 天兵一出破其堅
屯餘威所震驅之海壖臣之得入故京以有
今日繄 天地父母之賜是荷非臣糜粉得
以仰報臣既起死而肉骨雖極曾逮及此猶
毋困心衡慮自力圖全即含氣之倫寧有是
乎伏况臣於上年十二月内欽奉 宣諭
勑旨有曰以古人卧薪嘗膽之義相勉欽此
續准遼東都司將兵部及總督軍門咨批内
事理咨會其意皆以句踐生聚訓鍊等事責

勵臣甚悉臣豈敢有一分不竭心力而九誌
之邦三年對賊子遺之民罷於奔命間有耕
稼百不能十自具饘粥猶患不給轉輸餽餉
辦出何自其經鋒鏑地方已不足言而粗完
如全羅一路亦均于困斂目今饑疫相仍人
相食且盡弃兵與粮不可具矣卧薪嘗膽之
徒切而生聚訓鍊之未暇此固臣罷劣無狀
不能自振而誠不知所圖也臣於是時不得
不再有祈懇於 天地父母以重使 威靈
畢蒙 恩慈而不揆事之易難盖亦疾痛之

必呼而已就又伏審 廟議用衆將沈惟敬等計議封議貢將倣古帝王於夷狄用羈縻之道試之於倭酋無非所以暫出權宜曲全小邦其與興師遠救事異而 恩同臣未始不知感也顧小邦熟諳此賊情態反覆難信而聞其聲言再動在於春汛臣猶傷弓之鳥用是怖懼而今幸未有急驚則臣又不敢測度於 廟筭之無方也大抵臣所仰保者天地父母之心前後一日耳臣所屢陳者賊無自却之理而小邦無力以自救耳臣所悶

迫者 天討未易再伸款事亦難遽許而小
邦受呑噬决裂之禍有甚於前日耳煩猥之
罪至此而極臣何敢復言 朝廷如何處分
以存小邦乎惟伏懇乞 命下當事之地亟
從長便於拯濟之擧而免貽兇賊豨肆之患
以綿臣垂絶之緒以紓 聖朝東顧之憂不
勝幸甚緣係賊情事理爲此謹具
奏

奏戰功

謹 奏爲東征將官功績事萬曆二十二年
六月十八日據謝 恩陪臣金睟等回還啓

稱前在京師聽得征倭諸將官以東事未了
並未揭功次得此查照先該本年四月內據
議政府狀啓該漢城府判尹洪進平安道觀
察使李原翼等各呈都城平壤等處父老軍
民等追感 天將除兇救死之功相與勸帥
爭出錢力治碑而閣畫像以祠願効香火之
處永世不忘等情為照本國得至今日實荷
皇靈而亦繫諸大人各有勤勞所據漢城平
壤等處父老軍民等至願所同在所聽准合
無行令禮官及著詞臣撰出該刻篇章分畀

各處相應等因具啓據此除已准行去後今
該前因臣竊照臣有國不能守遇賊不能禦
以勤 聖上東顧之憂非唯不棄絶之而數
千里出大兵救臣於水火之中存臣宗社於
丘墟之餘臣仰惟 天地父母何詞可以喩
恩何方可以圖報獨區區切感者大將以下
各官上奉 明見萬里之 神授下遵專制
閫外之成筭蒙風雨而不辭冒鋒刃而不避
平壤之捷快絶前聞餘威所震遂空諸屯賊
乃昇於海壖臣得還於故京而臣二息亦脫

虎口其所著見之功於斯爲盛假曰逋寇尚
在小邦之勢未必可保而官軍所莅旣建之
績不可泯也臣伏計經略大臣已具功實上
聞非臣所得贅詳名狀而所懼在於終晦所
望在於表白盖尚臣與邦人銘鏤之懷不容
已也否則雖小邦從事於勒碑肖像而私其
再生之恵則有之竊恐各官立功異域之美
無以彰示於天下後世也臣不勝翹渴之至
緣係東征將官功績事理爲此謹具
咨揔督軍門 行遼東都司轉行

為乞仍留見在兵馬以卒救下邦事該總兵
官劉伺候陪臣金瓚狀啓蒙府票示云云竊
照本府發送軍器火箭出於不意雖不明言
其所以而似有非久撤回之意臣就將前因
禀于本府根前蒙部回說彭李兩委官已將
撤兵事意禀報總督軍門回話到日我當撤
回等因具啓得此查照當職於平壤收還之
後仰 天兵破竹之勢意非久賊盡而獨借
餘威以鎮再造之疆土所為奏請揀留五千
兵也不擬狡寇未易空而鈎弩且難約則經

略為請加至萬有六千而前後 欽准無非
聖天子明見萬里曲全下邦之盛意也頃蒙
兵部行令原留兵數內先將萬一千撤回方
是時賊勢非頓減也款事非業講也而事出
料外未詳所謂就承牙纛東指之始亟欲毋
撤而兵已登途未可復留則小邦雖極觖然
而猶有所慰以日後五千者之必毋動也目
今以賊勢言則經春汛而不大蠢以款事言
則若或待以為去計此時而畢撤留兵之稟
出於彭李兩委官則毋乃遽於保無患而不

甚加之恩耶夫賊之如彼而已非小邦有謀與力使之然也特 天朝威靈以懾之懷柔以誘之無非所以庇小邦者不唯小邦之所戴 恩賊亦知 天朝之於小邦至此也以彼蛇豕之醜盤據海壖尚且累萬豈以五千兵爲難而不可逞哉蓋謂 天朝終護小邦而伊不敢終抗 天朝耳如瞯 天朝一日而弛焉即一日吞小邦矣今五千兵果又不可留則賊不以爲 天朝之弛於小邦耶小邦孑遺之人心益無所恃以固不待再遇鋒

餒而驚潰甚於前日矣伏惟部院衙　九重
之命壓封疆之上其於禁止暴亂扶存覆亡
無所不用其至意煩乞貴司備將前因作速
轉禀軍門仍將總兵官劉管下兵馬留在全
慶地方俾當職得以定再搖之人心廻垂滅
之國勢不勝幸甚為此

咨回遼東都司 不用　乙未

云云准來咨云云為照　朝廷不以賊在下
國而忽於戎不以兵已遠救而弛於顧以封
貢之不可保無後虞而罷絕其議以守禦之

難以自力於餘燼而與為方便將盖南兵三千于原留川兵之上領小邦之選練併可二萬四千而因小邦之粮餉不必千里搬運以據全慶之險要使賊不得越此而為患鑿我皇上天地之仁丕冒如方內　日月之明遥度如堂上職與邦人庶其卒仗　威靈而免魚肉是惟感激奉承之不暇獨揆以小邦據險一事實有甚難者盖非有一二關隘横當賊路如古人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今夫慶尚一道沿海左右長蛇封豕在在結

聚惟其毋動其動也則東北而走江原或陸或峽為路者主北而走忠清或嶺或峽或陸為路者七西而走全羅或嶺或峽或津為路者五其又旁蹊曲徑始賊大入無不穿踏者不可盡紀而雲峯大丘雖各可據其相距數百里力必分而勢不相及又非賊所必由之地也今果具兵二萬四千欲以擺布各處使賊無得入則不啻不足矣即小邦雖蒙 皇恩委曲而不能必其自全所為憂懼一也以粮餉言之則小邦掾喪之後民不克起農功

盖有故馬公私種食之乏儲也男女人畜並不得寧息以力作也饑疫相仍其塡於溝壑者又多於鋒刃之下也雖故有肥饒之地一年耕足一年之食而什不能一二耕耕或不耘以廢以此國無收粟歲甚一歲非敢告匱於見留 天兵之支餽而小邦之兵則雖粗收拾於散亡之餘全然無以養之是何能出氣力以為 天兵後先乎卽小邦雖蒙 皇恩委曲而不能必其自全所為憂懼二也夫倭賊也蓄毒久而後肆為謀狡而叵測入小

邦三年幾於丘墟之矣而屯駐經營畧無去
意其視小邦猶口吻中吐物然必將復吞乃
已蓋終始拯救惟上有 天朝耳必再動大
兵可以攘却必再與贍糧可以接濟而玆事
乃今日 廟議之所甚重難職亦久一糜粉
以謝前 恩而俯首再籲有所不敢抑且羈
縻之策持以年時雖賊誠詐難審頗以等待
為言少戢毋遑而今者絕矣賊必朝聞而夕
動其決裂隳突之勢殆非留守之兵足以抵
當即小邦雖蒙 皇恩委曲而不能必其自

全所為憂懼三也伏惟 皇上父母之慈軫
焉如初倘悉小邦所為憂懼如前所陳則或
者更有 明降為從長便以究夫止暴亂存
滅亡之 恩矣職於大段惟俟 廟斷之外
復有區區危懇以總兵劉之兵久為邦人所
特方慮其撤還而幸今免焉誠願必蒙仍留
以定恂恂就令劉得以便宜行事略自展布
即亦目前奉滴沃焦之救也煩乞貴司備將
前因轉稟總督軍門作速題 奏區處不勝
幸甚云云

奏請封世子 不用

謹
奏爲再疏未蒙
允俞下情愈益切迫
懇乞
聖恩特許亟封世子以定國勢人心
事該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日謝
恩陪臣
韓準齎到禮部咨云云等因准此除臣欽蒙
聖慈將臣父子之統如處一家之事必欲名
正理順還須徐議緩行伏切惶恐感激欽遵
佩銘外仍竊伏念臣未有嫡子當嗣而庶子
之中爲長者曰臨海君某爲次者曰光海君
諱盖二子同母而母亡臣固無他意於取舍

也獨臣雖昏愚爲父宜知其子且二子俱已
成長矣臣豈不有以豫察付畀之堪否耶況
先臣恭憲王　早喪世子而身殁之日命臣
於庶兄弟諸子之中遺以民社而臣持守無
狀幾及淪亡切自痛負先臣之知今若徒以
長少之分而所置匪人與或以偏愛之故而
不由論德則均之重負先臣先臣有靈臣所
不敢也若夫立長之理不易廢常之爲不祥
則臣雖君長外服世遵　皇朝禮制且自祖
有家法非固無聞而敢於違犯也誠有不得

已焉耳臣於前疏所引先臣恭定王　廢立
國嗣一節亦非爾時率情起例者蓋以必不
可堪而廢之必可堪而立之其所廢乃讓寧
君禔也所立乃莊憲王　也莊憲王之在小
邦號為仁明間代治平長久之主而禔亦安
性遜德與享友樂終以祿壽邦人至今以為
盛談不獨稱恭定王知子之明而誦　成祖
皇帝准請之　賜不已也臣子某質凡失學
蠱於外誘多冒衆怒第臣一不忌毛擧耳雖在
平世實難擬以主器況加之從陷賊還疾恙

喪心不復省存人事急世之要其不可責以
危難之際繫綴人心决矣予諱質美好學懿
愼無過比及權假監撫施爲頗見端序臣固
以謂爲臣之子此足爲賢矣盖臣之屬意素
專而至此盖定之未始有幾微移易之事又非
恭定王廢立子比也其亦自分不類素無希
慕之心安於所處而諱與之友敬敦至一國
之人有耳有目臣不得誣也至如前疏所列
者老文武陪臣合辭言諱有德有功宜及此
時請命 天朝定其位號則實出於羣情之

不可抑又非臣所得爲已乎張皇也伏詳該
部之議謂韓前功未多後效蔑聞俟又再著
方可優處臣非不知 皇朝命德難愼之體
則然而論功之說恐有未見悉者方臣猝被
賊兵不克死守社稷棄臣民而西奔豈復有
顧藉哉賴韓徧名綏集沮遏賊勢於 天兵
東下之先以至有今日臣見自古世亂有功
當先未必多於是者而今必更有俟焉即功
有加當益不疑即功不加其勿賚乎于臣斷
斷之望蓋已缺矣不特此也爲韓之道有甚

難焉者彼時某陷在賊中何嘗如泰伯之竄身荊蠻令其固賢矣臣不容曠監撫之寄而待其幸還而諱受命於顚沛雖欲守子臧之節而有所不暇避亦無所於讓然其本心則固悶悶焉非所安而爭當也今乃聞朝議執立長之常而更有所俟以塞夫先有功之說則固將奮然直前有為以圖自見耶臣非敢不體奉 聖旨加戒策勵而亦患有強不得處也抑議臣又過慮臣父子兄弟之間臣父子兄弟之間初無一毫乖隔而得此於 大

朝如曰溺愛曰易嗣則既非事實以父捴子以身忍兄則何嘗情外臣及二子方始相與惶駭無以容於人道然此獨私心寃屈終必明白於 天日之下也乃有所大懼者焉臣惟蒙荷 皇靈其國亡而復存其人心散而僅合如人血脉絶而僅續臣雖不懈收拾於滅死之前誰肯以發強剛毅克自樹立望於臣哉徒以臣有子耳而臣為之請 命一未蒙 允至於再籲不得則一國之人胥起疑惑其有識者以為分不早定尤非危邦之福

其無識者以為吾所謳歌不必為吾主也臣
雖以曾蒙 聖書責成大事已有歸屬布諭
國中以毋疑亦不能人人而曉之況其所憂
未或無理者耶將不免於僨合者復散僨續
者復絶而國事去矣臣且經禍以來無復神
力自謂朝夕之命審難鎮定於目前而直貽
患禍於身後此臣所以日急一日不得少安
毋躁者也如非甚不得已則臣安敢違不易
之理以犯不祥而必之於 天聽耶臣跡今
至於三煩瀆之罪則萬死不辭而其情固益

可哀矣伏惟 皇上天地父母容而察之而曲遂其願焉臣不勝兢惶懇迫之至緣係再疏未蒙 允俞下情愈益切迫懇乞 聖恩將許亟封世子以定國勢人心事理為此謹具

咨回琉球國

為敦鄰好酬厚恩事該本國進賀萬曆二十一年冬至陪臣閔汝慶等回自京師齎到貴國咨云云惟此為照我 皇上聲教所曁普天之下凡有民社冠帶而國者皆我 皇上

臣子也即有俱北面受命為兄弟之義豈宜
以遠近殊哉然敝邑距京師三千餘里貴邦
渉風汛約可幾日程以抵南徼由之以至京
師又乃六千餘里盖二國相距不啻萬里之
遠而不得躬朝聘以聚京師則又何因以得
邂逅交際之私耶獨行人之往来有時相值
而談其土地風俗因此得之髣髴以慰悒悒
之衷者想同之也来咨此情此義令人激切
之云豈不重相感哉及查萬曆十八年間有
貴邦人民駕船漂到敝境者而譯審無他以

為事可矜哀與我人何異即為差官押送遼東以備奏知轉解而顧闕一咨相聞雖緣敝邑義謹私交於壤地之不相接而多見其不敏也茲者辱一尺之書副以兩色之幣委曲遠問而辭曰相謝夫馬牛其風末界之微事而越逐不復則古有常刑況我友邦俱奉皇上仁威敢有獲其人物或攘或殘而不還之理耶此而得謝則愧矣然賴好音而見不遐之心何幸何幸鄙忱無以宣導後開土物菲薄用付進賀本年冬至陪臣朴東亮齎到

京師遇有貴邦使臣即與交送惟幸萬里相
領外所祝順時加愛臨帋不勝悫悫之至云
云

為百官呈李楊二冊使書
詩之皇皇者華先王所用以遣使臣者而春
秋傳以為君教使臣盖雖暑義其勤而實教
戒之詞也其首章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其
下四章皆言載馳載驅而諏謀度詢必咨於
周是其心之常懼靡及者惟以咨訪為事盖
欲以宣上德而達下情也苟情之在所上達

者下雖未言而當急於咨訪況下之人言之
而爲達其情顧不又急矣乎今二位大人以
天下之選奉 天子之命而臨海隅之邦其
所奉 命書乃冊封日本雖若專爲宣 上
德於彼中而 天朝之有是舉也無非所爲
存全小邦於破亡之極則 德意尤不在小
邦也乎體宣之務必在所重焉而且旌節淹
留敝館將浹以時月之久不止如皇華于彼
原隰之間而已其於小邦蕩然之形狀蕭然
之氣象蹙然之情勢盖已默領於顧眄之際

與悲而涕爲之下也 寡君與畢職等以緇
衣之誠雖切行潦之薦已菲方積愧懼於心
而又蒙戢下卒猶恐擾害省供帳毋令倦冗
於是豈不知感而不欲更聞以艱窶以少安
左右之志耶獨事迫於無以自救須勤一本
上 聞以徇夫達下情之職者畢職等不得
不以仰告焉盖小邦之自夫賊入也在封域
之內其受蹂躪者則村廬爲丘墟田爲蒿荻
之場非數十年生聚不可復耕農也其稍全
完者又敝於師旅之所過與處及夫轉輸餽

餉徵發之繹騷殆三年不得緣南晦矣加以
上年之疫無一邑一里之不被人之塡于溝
壑多於鋒鏑之下而頭畜之盡於毆搶斃損
又復掃如也今年雖幸荷仗 皇靈苟保賊
毋動公私相勸於東作而率多以人代牛以
女代男以一代十而又種貴之爲患僅僅隨
墾隨播其能幾何者復傷於四五月之旱土
益硬而苗易槁力益綿而旁不可去今雖得
雨而無及其幸而乃粒者必什不能二三矣
國之百年積貯既皆灰燼而比年稅入無所

取賴即官工已不能須祿而雖升斗之饋何
以給即師徒固未易責戰而雖關柝之守何
以養 宗廟之不血食赤子之顛連言之徒
足短氣是不待寇敵之再逞而為滅亡之國
矣邇年陪臣之前赴 京師未嘗不以粮餉
一事瀆浼當事之地而緣並舉兵粮為請兵
以業講東封而不許復出則粮之不能獨得
固也今卑職等所仰訴於下執事者以為國
無目前之蓄無上下無兵民舉急於食親下
執事之所察也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

斯謂民之父母今　聖天子以小邦世處侯
度　寡君至誠奉　上其視之一如方内而
救敗之舉固已無所不至寧獨於飢饉而曰
非四方之故不加之　父母之慈耶唐之於
高麗征討之不暇而高宗德不甚廣然不以
彗星謫見高麗而弛於徼曰高麗之百姓亦
朕之百姓也況　聖天子之於小邦百姓寧
閒夫赤子之視耶陸贄為德宗論秦穆晉惠
輸粟閉糴之得失而曰列國諸侯猶務恤鄰
救災矧君臨天下者乎誠使　聖天子洞察

小邦之今日則必爲之惻然而不愛累萬之
粟不減軍興之始矣其在下執事之責則惟
悉以得於耳目所逮及據卑職等披陳之詞
具本驛 聞而已否則恐下執事東渡海回
邦人已不得延視息以食 帝力也伏乞下
執事更加體念 聖天子簡遣之意無非所
爲存全小邦者如不委曲以存全之則雖既
竣所受之事非所以奉揚 德美之實也而
惟務盡使臣之職於向所誦皇皇者華之説
其毋曰 聖天子教戒之所不及焉

帖回胡遊擊 大受

小邦一被兵禍四年于今其土地人民不遂盡於脩蛇封豕之口而不穀得以苟有廟社臣工於播越之餘丘墟之間忍不死以庶幾復修 天子之業命秋毫皆 聖上賜也而軍門制左闇之外所以體奉終始之 眷大人臨東服之遠所以務遵善後之委要之無所不用其至意者令人想望乎先聲而披挹乎傾盖不穀雖惛固以感切心骨矣况蒙手誨至有晝一之勤耶宜即具所當復者以謝

而緣其中有料理不知所出者慚悚難以發口以稽數日而復辱訐翰勇則甚矣就詳始敎欲不穀令當事諸臣前進會議茲於昨日遣右議政李元翼等以備稟承則見諭以爲糧餉一事最緊餘可隨便參詳回說是必以糧餉先具而後官兵分駐敎練等事可議故專專喫緊于此不穀雖惛竊審其錯意至當而後帖單舉而言蓋已有以也顧不穀所云料理不知所出者正亦在此一事至是而慚悚之心又宜如何耶然亦終不得不列以聽

財察焉夫以小邦之事 天朝假如 天朝
非因小邦之故而行方內之兵于海隅謂小
邦為東道主使供其乏困必不敢有愛也況
今大人為教練小邦之人領百數之衣士以
蒞其地而議其餉且又勸之曰大讐可復大
恥可雪此何等義而為不穀者不動心不竭
力諸臣雖無狀豈以惜費恤例而言於不穀
有所沮閑也耶且若係官兵朝夕之餼計外
而支者則不敷自當與之飢飽何敢言不能
耶至據往年川兵全給之例則小邦之所以

不能也其在往年尚有 欽賜銀兩銷費未盡者得以難支一月旋蒙胡叅將備將小邦事情稟蒙前軍門即與停免而勤 朝廷撥與此非不穀所得誣而言也夫小邦地僅方數千里險鹵多而平衍少民之資於耕者固薄而旁業泉貨之屬尤尠公私俱貧歲入素約賴祖先二百年承平儉用得有足支數三年數萬兵之食而兵惟於戰得以食之其如番上戍邊皆自贏糧以行不能彷彿 中國養兵之厚雖其國制因陋亦貧無以為也而

向二百年之蓄一蕩於兵火人畜死亡之餘加之以饑疫殆三年廢農而財穀源絶及今雖有孑遺之兵不可責以羸糧區區防守操練皆仰官以食則兵雖隨募隨集足具數萬而粟盖不可具矣無粟則其勢必至於無兵無兵則其勢必至於無國此小邦之所爲哀痛也以故比年請兵於 朝則并請其糧請糧不得則請代以銀或已蒙 恩許而以待兵出當撥或戶部之議未與兵部相應而且寢今春回還 奏請陪臣歷訴于軍門則見

許移文該部施行云矣此宜軍門俯悉小邦
艱窶之狀而今蒙來咨欲令小邦將大人帶
領各官兵合用廩給糧餉查照前行會同大
人逐一酌議停妥回報所云查照前行者必
當照依往年川兵之例而小邦已獲停免者
如前又見悉艱窶之狀如後竊度軍門今日
非必責小邦以全給恐特咨詢小邦力所至
否將有以處之云耳仰惟大人亦必為之軫
念乎此也惟於前後示帖似或見謂小邦猶
有足辦之力者焉如曰一年所積足支數年

及査礦有幾處而其實則不然何者今年邦人始有稍起農功者幸亦無甚天災可以有望西成然其蓬蒿灌莽不墾之田什而七八其征行守候轉輸餽餉在在騷然皆不綠南畮之民其間有所聊賴者急延推以均活而免如上年塡於溝壑則或可幾也國得以取足則難矣獨不穀與有司鳩失業之甿別治屯田專係於公而國内見操砲劒等手約有千餘量彼所收僅足廪養此輩他不啻不給也抑銀鐵本非土宜近因急於財用多方覓

礦如於西北道內多費人力煉造而所得皆鉛雖或成銀零星而已終不足以佐助有無也夫小邦誠天下之貧國及不穀之身又掾喪至此方大人盛志濟我而来始議餉士之需而對以力所不至曾謂小有人心者耶然在仁人君子亦必恕其出於不得已也今當回報軍門而既有會議停妥之指須得大人酌教明白然後為之幷敢以請焉

帖回胡遊擊 丙申

玆承手帖駭然以愧不穀義切薪膽務在軍

旅非徒無力自振所患無法以治専額軍門
體奉 聖慈分送教師法式操練稍令瘡痍
子遺習於部伍技擊比及貴府受委来莅則
旌旗之色鍾鼓之音又一番新矣不穀雖惛
豈淺淺於感德者哉獨以中外蕩竭供應不
成模樣誠恐愈久踈鈌益甚羈旅留滯不堪
辛苦而練事屬已就緒告功亦當以時則取
回之禀實出於此復有無籍棍徒假冒名稱
列邑沿路難於辨認縱姦貽弊不可具言官
兵以此受累則有然所爲禁革之請固在彼

而不在此也千萬不謂軍門詰責及於貴府
從者此或文移之間詞語混擧之故不穀不
察之失何以形謝大抵愁痛之人少有好言
貧窶之家不能娛客傷哉之歎從古有之不
穀至此若何為懷貴府遣一辯士諭彼㺚酋
俾我西陲得以寧帖茲事出於見行職務之
外而綽然解紛救患之義其為恩輕重不穀
切知之無以自為酬報方且咨告軍門此又
足明不穀不欲非尤左右之本心也布花一
事亦知貴府為許多負役欲慰恤其望而緣

小邦本褊陋行貨不博比又靡餘力可圖方
便前後不克曲副不意種種慚負何可限量
統惟諒恕

答回楊冊使

玄云准此為照釜營倭情間雖得之偵探豈
能真的茲者正使出營又未委何故左以多
日不聞所到為慮今僅候知行色無恙及准
来咨方審正使之出或為語言所動而貴府
處之坦然無所疑沮收捧封印擔當將事曉
諭倭將言下鎮定亟止追趕毋驚地方誠古

人之應變而使命之得體也猶慮小邦錯愕
有此戒誨之般固已令人信服敢不安意以
承除日後彼中有無變動惟俟續教外爲此

帖揚冊使

海上又換節序霖瘴倍惡想惟動靜珍攝神
相萬福屬聞正使出營未悉何故而執事因
而鎭定處之優裕豈復有他慮哉然在遠恍
曷勝懸係下价薄物聊致區區幸賜鑑領

奏緊急消息 議改不用

謹奏爲緊急消息事云云臣竊照正使出

離釜營事甚忩皇則必有見於倭情之難保副使因而鎮定處之從容則必有見於封命之可行而二使臣當各客具䟽揭非臣所得與知也封 命如果可行則不唯小邦苟免目前之患而 天朝不失羈縻夷狄之道倭情如果難保則不唯小邦即受再造之禍而 天朝豈應包容侮嫚之罪此又當瞭然於 廟筭非臣所敢窺測第以小邦所見參之倭也雖未盡撤回而業已撤回者稍多則似非終於背約伊船非不曾往復而諉以往

復者未已則似非急於受封臣固疑信相半
而遊擊沈惟敬之過海還則事可了結然至
于今未見其還又臣所未喩之甚者也此時
而乃有　冊使狼狽之事計已報至彼中即
天之悔禍鬼誘其衷以印章之收在副使而
將迎不出時月則幸矣即因執以爲言者事
機之變特呼吸之頃耳小邦非不殫慮先事
隄防而國敝於與賊相守兵益羸糧益匱迄
玆五年而極誠無以自救也前此奏乞冊
賜兵糧而以不可與封事並擧之故未蒙

准許乃令封事難必其全而欲待既決之後
方始赴告則雖以 中國之力有不及施於
數千里之外矣伏乞 聖慈終始軫念 命
下該部另議調兵則由海由陸要於必勦之
策先行撥粮則以近就近省其難運之弊用
以 畀拯濟之仁而由膺懲之義焉若事機
不必變而兵出不必用則所謂有備無患不
害為 帝王之遠猷而賊未必不為聲威所
驅者矣伏惟 聖明財察臣有國不能自存
遘禍不得遄死前後塵續 天聽 晨未謝

而罪又積不勝隕越屛營之至緣係緊急消
息事理爲此謹具
　咨禮部辯明
爲辯明事云云竊照小邦凡有事情或報或
請須用文書其在封疆之上則只得于遼東
都司其有使价前赴京師則只得于大部有
移咨之例雖事係他衙門者必關由轉行惟
自軍興以來緣事機迫切于兵部及行部衙
門不得必須轉報轉請然且依式摽修咨而
已乃不因使价之行直投一走遞奉書帖於

本兵大臣則揆之事體事理寧有是乎當職
實不敢知何等詐妄人撰出一件文字暗投
兵部至於流播當職不勝駭愕就又詳其詞
節如於尚書位號則錯稱太師當職自稱則
曰吾曰我陪臣哈金着永正小辛尤方等云
者殊不類小邦人名且小邦豈有此等差遣
小邦書籍盡為倭賊所得清正豈應討要地
圖假令討要小邦豈應弃與穀種而與之況
其所開地形道里如至登萊云云者非小邦
地圖所有此皆不待多辯而立見其偽者也

若其所以爲說之大要下以爲倭賊以其恭
順無他上以徼速天朝之恩信於彼當職
雖至無狀而於倭賊也有所不能自逞其心
者然忍至於此則亦不能也即取當職前後
奏咨考之足見其無是也夫以大部與兵部
高明之見必已照察其書之僞妄而竊恐傳
聞之人未必盡詳小邦事體事理容或以爲
當職之爲也當職不得避煩猥之罪而無辯
明之言爲此

奏陳稟機宜 議改不用

謹 奏爲懇乞 聖恩畢垂拯濟具陳機宜
以備 裁擇事云云臣竊照倭奴於小邦也
則若方歛兇者而未去於 天朝也則若方
覬封者而未受迄玆愈久愈不可得其要領
如各該守邊陪臣差人偵探及走回人告說
各有異同其言倭情帖妥者固難輕信其言
未妥者亦不足憑唯臣於上年遵依兵部題
奉 欽依事理選差的當陪臣黃愼隨遊擊
沈惟敬入倭營令其凡有報知務自查勘去
後據節次馳啓德橋等營九處倭兵撤燬過

海已經開具馳奏此係伊蒙 宣諭以後實行撤回似非恬然不動者而 冊使進臨釜山爲日既多郤又遷延未盡回巢若此情節殊難料測復于不擬正使出營小邦人心以爲賊已變動從南中以及都城數日之間洶洶遑驚荷擔以待甚或投竄山藪不可禁止如是者彌旬聞賊不來然後稍定隨擄副使咨會倭營中未有變動事意及該隨通事朴義儉揭報并各該邊臣探聽所得大槩相同然臣意謂倭果無變則正使不應徑出猶置

疑信之間據陪臣黃愼蒙副使分付弗入倭
營節續馳啓所聞又復無異至開闢白巳知
正使出營不甚恠訝且令請正速行撤回但
遊擊沈惟敬在彼尚未回到似難以傳說爲
的此則目令事機所關曲折者然也以臣與
賊不共戴天之理則自封議始行非所幸願
而仰惟 帝王馭夷之一道 曲全下邦之
盛意無自力屈計窮忍而待完苟足紓目前
之禍以臣知賊狡詐反覆之狀則當封事方
擧猶慮難全而所保使命之旣臨 天威之

不違彼亦粗知敬順次第戒回庶得觀海波
之息如斯而已及玆事屬虧損憂在潰裂臣
固已先他人之見第以旣係 上聞當有
明降開闔弛張决在朝夕臣不敢遽言兵矣
幸總督軍門將倭情已變事理題奉 欽依
擬調兵馬行查糧餉句踐之竈猶有恕也臣
雖無狀其與邦人豈不自激區區之義思盡
瑣瑣之力而敢以有所不給爲辭哉顧臣於
天地父母之下不得不以實狀陳列者小邦
始被兵火之慘不獨生靈肝腦塗地公私儲

蓄蕩然并與在土之數而芟夷加以饑疫相
仍癸巳甲午之間人爭相食積骨如莽而上
年始收農功然孑遺隨力所墾幾何僅足自
具飧粥及輸稅粮而已就稅粮言之蓋自平
時土地瘠薄人民生理鮮少又緣西北多山
尤不宜穀只靠慶尚全羅忠清三道之收以
給國用今則慶尚一道及全羅左道專供各
處水陸官兵之餉獨全羅右道及忠清道各
僅存些半之稅漕到都城數止七萬石零以
此而支散凡百經費雖極節省不勝詰祭即

目遺下米豆總計二萬六千石零此後以待
明春漕運時分猶患難以接濟況擬不足之軍
興乎至於道西道南州縣之儲則唯南原一
府有一萬不零而其他多者一二千石少者
數十石甚或有全缺之處此外方便營辦如
販魚塩賣官爵括富戶等事靡不講行而蒐
粟之在地上者元自不敷所得率皆零星決
不足以補助軍粮此最小邦切迫之憂臣所
日夜焦思而不知所以為計者也若以軍兵
言之小邦之民死於賊死於饑死於疫十不

能存其一二三而收拾殘羸盖不足以成軍然
比蒙捴督軍門簡遣敎師爲募丁壯如法操
鍊中外共有若干及海陸要害恒置守候之
卒約有若干至於臨戰徵集雜色除西北二
邊不得調用別處外亦可具若干而總之無
餉以養此兵其條操鍊守候者不能使之恒
在於官俸罷之間逃缺居半其應徵集者又
不可保其及於緩急苟能有以養之即此若
干豈不足爲敢死之兵哉此固小邦所患在
於無食而無兵不啻次之也故臣以爲事須

請兵則必先請粮而伏念始者 天兵之出
飛芻輓粟佐以本道方內爲之亦敝感 恩
之餘不安於心所以并兵與粮不敢遽弃陳
請者尤在於此今總督軍門議調之兵一則
曰三萬三千以爲守也二則曰十萬以爲戰
也所以拯援小邦者及此殆無遺筭而豈以
小邦之力卽三萬三千經過地方一日之粮
爲不能具況五日乎駐劄及戍守交戰地方
數日之粮且難繼矣況一月與半年乎又況
十萬兵該粮尤無容擬議者以臣之幸於兵

出而欲諱粮乏則臨時鈌供之罪誰當以臣
之悶於粮乏之而欲辭兵出則彼賊再逞之禍
誰禦臣之窮蹙摧隕此時而極矣然既動軍
門議兵問粮其究必稟 廟斷而臣亦不敢
終自阻外伏乞 聖慈曲加矜察 命下該
部撥與米豆以近就近省其轉輸之難而先
於師旅之動俾得所至如歸免有客主狼狽
戰勝守固斯為全策就又臣有一慮倭情尚
今未變雖不足信要亦方持兩端耳如聞
天兵再出而遂肆忿毒則小邦已不能支於

隳突之鋒矣以此益懼粮未具而兵出兵未出而聲先兵機不密固未或無悔也抑且小邦地少平衍而阻隘泥淖居多雖有鐵騎萬數無所馳騁故在前壯兵東來遇賊不如兩浙步兵技又素閑於備倭今兵出而不使浙多於北步多於騎則異於古人所論得地形用長技之道也賊所見據乃小邦南邊海壖而早晩益以大勢必皆留船於泊步之間一聞天兵進逼各自捲營下洋而大軍久難暴露乃於班師而後依然下陸如是者可勝

禦耶今兵出而不兼海道進襲之策則亦無益於事矣此皆小邦自當艱虞所切見而妄料者臣非不知 廟筭已得其多而和扁之察痛處必聽於病者之言用敢具悉不暇避猥瀆之誅并乞 聖明下該部商度施行以訖再造之 恩不勝幸甚緣係云云事理為此謹具

帖回葉遊擊 鱨

軍門屢聞倭情未妥議調大兵東援而復慮小邦不克具粮轉行詢講者再三貴府又捧

檄再馳專為經紀此事未臨敝館先辱華札
所以敎不穀者不啻如一家之恤至宣諸詞
章曉及臣民意甚盛也不穀雖惛邦人雖惑
是兵之出誰為而不思竭力於供給耶顧奈
兇鋒毒燄之餘公私倚丘墟無復舊業農雖
稍墾荒野不能十一於千百所輸稅粮稱此
百官不得食禄只仰月支廩料不能及其妻
孥不穀目覩其然誠不忍勸借而近有文武
臣僚將欲出米為助市井小民亦願鳩粟以
納如是能得幾多乎以給大兵實無長策不

穀已具悶迫衷情轉禀軍門而貴府入國之後當自了了然盛教所及則不敢不錯意焉幸諒不宣

帖回吳指揮 宗道

謹承来帖不特仁人之心藹然溢於言外而引諭委曲不一而足者無非至理良荷良荷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實先王討罪之大典也不穀雖不足與論於為君之道竊亦誦習此言久矣況封內蒼赤自遘壬辰之禍可謂靡有孑遺矣何忍因一變故妄肆形戮若欲從

而盡之耶但乘時擾攘造謀非常稱兵縱刼
連陷郡邑則其爲逆不止於將而必誅也故
苟係謀逆而彰露者則不得不以常刑處之
自餘不過被脅而從者則多方爲求其生道
不穀之斷斯獄固如斯而已惟慮羣醜自因
拒捕或致徑斃則雖切惻然已無所及而閫
藩臣亦有失誤處置方令法官糾治矣玆者
髙明憂人之憂教所未至圭復之餘感省亦
切即復馳諭所在官吏將逮繫人數不應窮
問者並皆縱釋惟以鎭定爲務此則不穀之

求教者也幸諒

帖　遊擊　謝話兼綫鞋并詩章

傾蓋之頃溫然可掬橫槊之章惠我穆如所悅所敎即此在矣目擊猶淺誦言弗諼饋維肥柔罷及步屧用意又至敢不袛領薄物申謝想在毋郤

簡易文集卷之五